

我的音乐家儿子
汤沐海

蓝为洁 编著

◆ 上海文艺出版社

■“艺术父子”丛书



蓝为洁 \ 编著

汤沐海
我的音乐家儿子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的音乐家儿子汤沐海/蓝为洁编著.-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0.1

ISBN 978-7-5321-3534-9

I . ①我… II . ①蓝… III. ①汤沐海-生平事迹

IV. ①K825.7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0）第 007073 号

责任编辑：杨 婷

特约装帧设计：夏 瑜

封面设计：钱 祯

我的音乐家儿子汤沐海

蓝为洁 编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：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：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：www.sle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955×1160 1/24 印张 82/3 图、文 208 面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3534-9/K · 281 定价：43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：021-57780459



序

感恩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感恩新中国六十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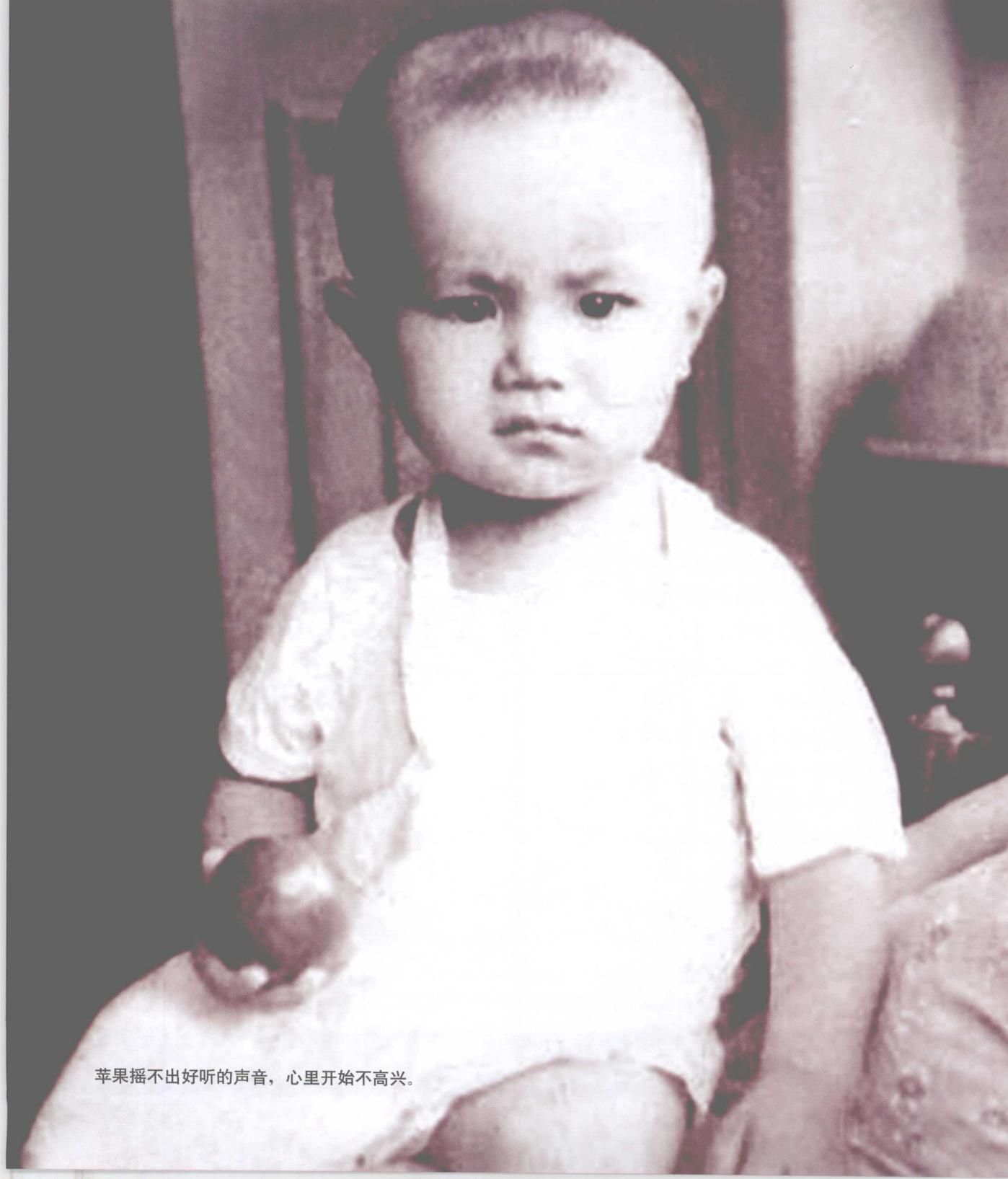
早在半个世纪前，我这个年轻的妈妈，抱着充满灵气和智慧的可爱小儿子，就立下“望子成龙”的夙愿，决心用我的全部心血，倾注抚养儿子的成长、成才、成名、成家，成为一个闪光耀眼，具有民族气质和人格魅力的中国人。为了他，我生活得很苦很累，心甘情愿，认为这才是作为母亲的真正价值。

生活的磨练，环境的起伏变化，我才真正意识到，使我的小儿子汤沐海真正能够平地起舞、展翅腾空的核心动力，并不是我这个善良的妈妈，而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政策。沐海有幸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变革时代，是最大的政策受益者，是新世纪的幸运儿。

沐海有幸被征入伍当上文艺兵，在十年动乱中，利用父亲被冤屈打倒后子女不得露脸的机会，悄悄学习各种乐器，熟悉它们的演奏技巧和各种功能，为日后事业的发展需要积聚了特有的知识。

他有幸通过高考，从工厂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，进了上海音乐学院，接受正规高等教育；通过出国留学生选拔合格，漂洋过海到德国慕尼黑音乐学院大师班深造；有幸能够受到世界著名指挥大师卡拉扬亲自提携点拨，很快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正式音乐会。从1982年开始，汤沐海就指挥世界各大交响乐团，成为在国际指挥台上展现才艺的中国职业指挥家。他帮助我这个妈妈圆了“望子成龙”的美梦。他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亲历者、实践家。我为有这样的好儿子而自豪！

这套“艺术父子丛书”：《我的音乐家儿子汤沐海》、《我的画家儿子汤沐黎》、《我的电影导演丈夫汤晓丹》，是我凝聚了毕生精力收集素材编汇而成。在这漫长的过程中，许多海内外专家、学者、同行、亲友和观众都鼎力相助，把他们自己收藏的珍贵资料割爱赠我。像王廷瑛、沈建一、潘文农、郭新洋等等友人，在百忙中从大堆资料里给我搜寻最佳作品，放大了照片亲自寄给我，甚至亲自送到我家。这种情、这种义，我终生不忘，并且教育我对待朋友的事业也要像他们对我一样，全力以赴。做好人好事，像滚雪球那样总是越多越好。



苹果摇不出好听的声音，心里开始不高兴。

目录

序 / 感恩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感恩新中国六十年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志气比灵气更重要 | 1 |
| 抓住机遇 顽强奋斗 | 35 |
| 立足德国 放眼全球 | 65 |
| 让世界了解中国音乐 也让中国音乐家了解世界音乐 | 99 |
| 甘当音乐文化使者 | 133 |
| 酷爱歌剧 创造奇迹 | 165 |
| 友人眼中的沐海 | 191 |
| 后记 | 200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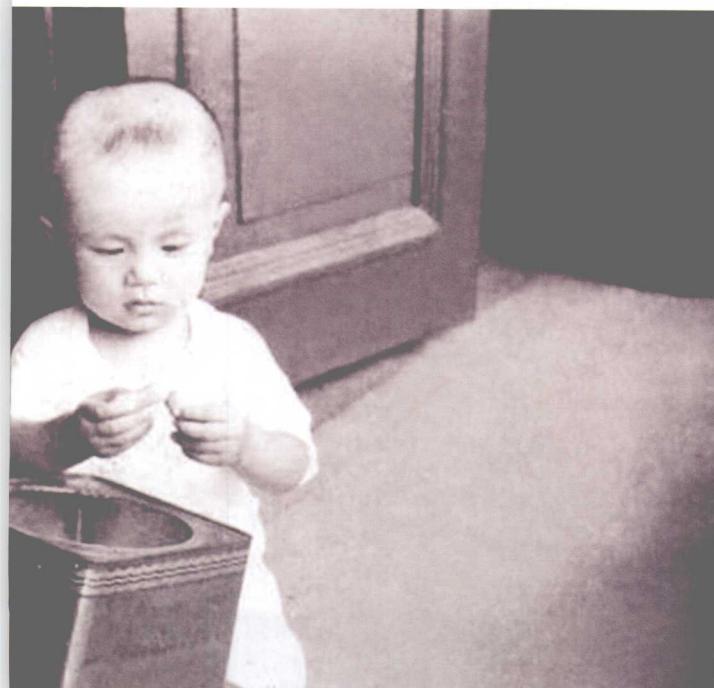
志气比灵气更重要



哭了，只要听
到音乐声就
会挂着泪珠
微笑。

饼干也会出响声。

它怎么摇不
响呢?



汤沐海出生在新中国，成长在红旗下，属幸运儿。

开始我总是跟着比他大一岁多的沐黎叫他“弟弟”，后来户籍警催着报户口，我就顺口替他取了个名叫“沐海”，因为他哥哥已经叫“沐黎”了。其实这原是他们的爸爸汤晓丹为自己起的艺名，意思是“沐浴在黎民百姓中”，但一次也没用过，就送给了大儿子。从此，汤沐黎、汤沐海这两个名字，从东半球响到西半球，叫来顺口，听来亲切。对沐海，我则更喜欢爱称：“海海。”

躺在摇篮里的海海，白里透红，喜欢听哥哥摇小铃铛的声音。听着铃铛声，他会摇动小脚丫。慢慢地，他自己也会抓住小铃铛摇出不同的声响和节奏。每当这时，他就会嘿嘿发笑，可爱的笑声与铃铛声混合在一起，他更加高兴。他可以不哭不闹独自玩很长时间，所以他小时候很好带。不顺心的时候当然也会哭几声，但不是那种让人听了心烦的刺耳声。他是轻声哼哼，眼泪特别多，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。我一见他哭就心疼极了，总是把他紧紧抱在怀里。他的小脑袋贴在我肩上，热乎乎的，在我的拍哄下很快就安静下来。



汤沐海

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与白杨离婚后，经常来我家逗两个儿子玩，为他们拍照，冲印放大，是汤氏兄弟最珍贵的留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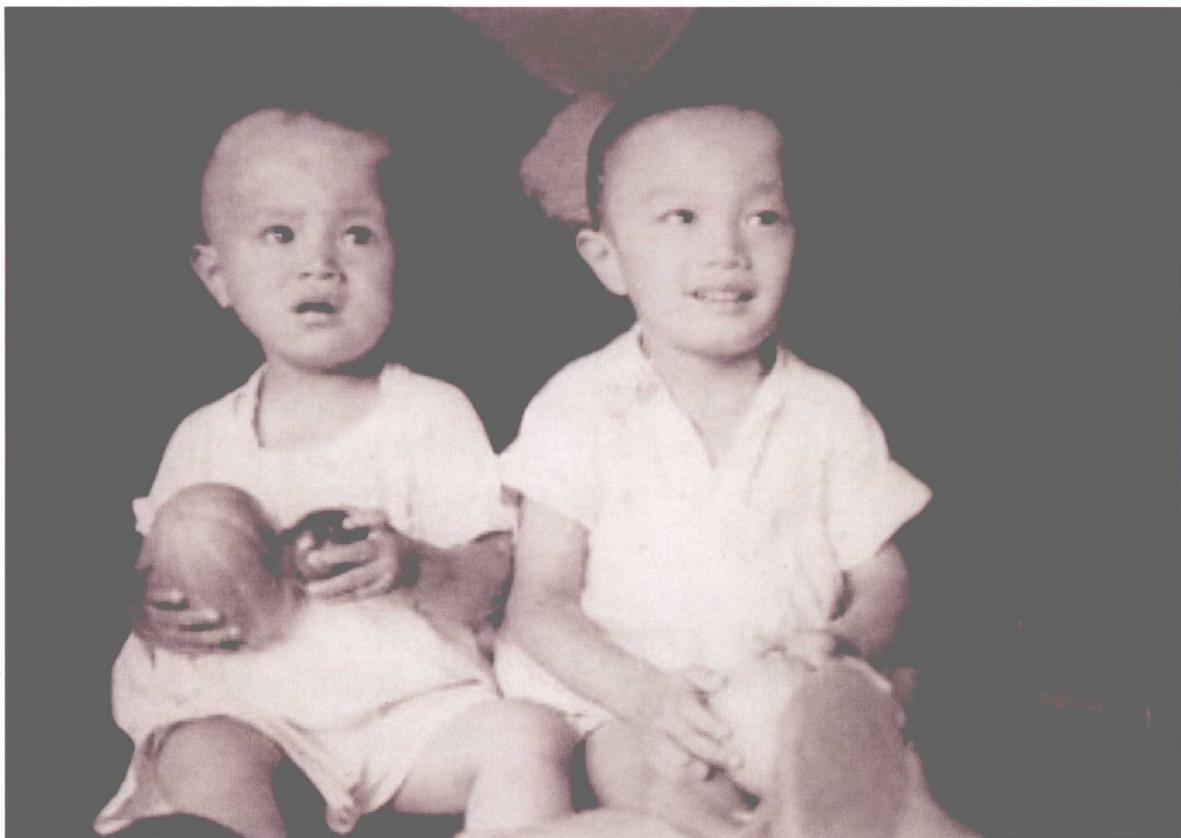
有好几次，他正哭得泪流满面，突然嘿嘿笑出声来。起初我还以为是妈妈的爱使他幼小的心灵转变了情绪，后来才察觉是附近工厂高音喇叭里传来的歌声使他破啼为笑的。隔壁邻居庄泯知道这个秘密后，只要听到海海哭就把他抱过去，扭开收音机，音乐声一响起，挂满泪珠的海海果然立刻笑容满面，可爱极了。

我做家务的时候，海海就坐在地上的草席上自己玩。他把筒里的饼干一块一块拿出来，却从不往嘴里塞，只是分瓣抛高，或整块扔远，目的是要听它们落在地板上的声音。如果拿个苹果，他也会使劲摇，但苹果不是铃铛，不可能发出声音，他就嘟着小嘴、皱着眉头，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。所以我给他买的玩具都是不同颜色的小钢琴，他弹着、玩着，兴奋极了。他后来曾经多次对记者说，他小时候不喜欢玩具，记忆中从来没有玩具。原来他不把小钢琴当玩具，而是可以发出声音的东西，在那里拨弄。

在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幼儿园里，他总是当小先生，带领小朋友唱歌。无论什么新歌，老师只要教一遍，他就能准确无误地唱出。他对我说，不会唱歌是耳朵不好。我问他谁说的？他得意地回答，是自己想出来的。

只要有声音就玩得开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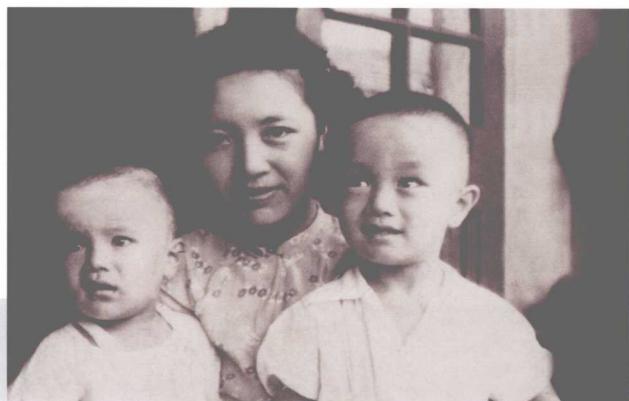




声音太响了。

汤沐海

好听的声音来了。(左为海海)





我喜欢自己玩。

穿衣服时最听话。



我惊奇地“哦”了一声，他就知道我还没明白，就继续告诉我：“老师教我们唱歌时总是先说，‘你们听好，我唱一句，你们也跟着唱一句。’那就是说先听歌，再唱歌。”

后来我才逐渐明白，学音乐的前提就是要听觉好。所以他爸爸早就断言，海海长大后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音乐家。

1954年，汤晓丹在安徽拍《渡江侦察记》外景，恰逢百年不遇的大地震和洪水泛滥。摄制组硬是战天斗地完成了拍摄任务，中央电影局发给导演800元分镜头剧本费，这在当时属于天价。我立即请作曲家王云阶为海海向私人买了一架钢琴。我还买了冼星海、黎英海的故事书读给他听。没想到我刚读完，他就溜出一句：“还有汤沐海。”然后嘿嘿直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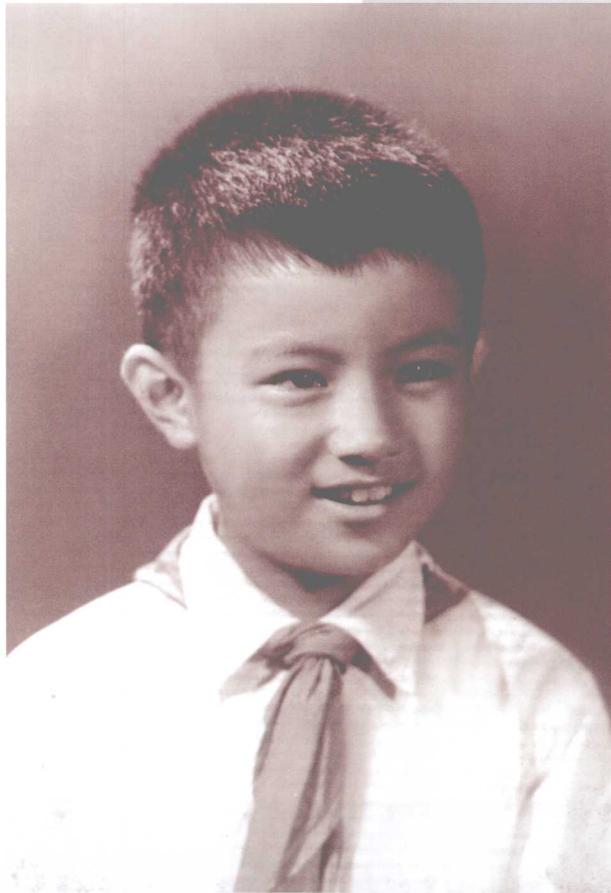
也许是母亲望子成龙的本性吧，我突然悟到，海海人小志大。志气比灵气更重要，是事业成功之本。自此，我对海海的培养可以说竭尽全力。

就是这一年，苏联舞蹈家乌兰诺娃到上海演出芭蕾舞剧《天鹅湖》。汤晓丹已经看过一回，突然接到通知要加演一场，如业务需要可以自费购票。我立即给了他20元，买了4张票，带着两个儿子一起开开眼界。



可爱友好的小兄弟。

第一天戴上红领巾。



那时的20元，相当于我月薪的三分之一，但我心甘情愿付出，目的是培养他们。我们在剧场里认真看，回家后谈得热火朝天，父子三人以《天鹅湖》为主题说个不停。海海是又兴奋又比画，真有那么点韵味和乐感。

那时，我在翻译片厂剪辑室工作，兼厂工会宣教委员，每周六下午放映“参考片”，凡是有关音乐、绘画内容的影片，我都提早到幼儿园，把兄弟二人接去观看。

那时不存在版权问题，新的译制片素材只要还没有被剪断，电台总要借去转录转播，所以任何一部译制片的音乐都是电台早于电影院传播。有好的音乐片，海海总是先在译制片厂看一遍，然后再听几遍电台的音乐转播；有时译制完成后我还要带他看一遍，这种机会对他属于得天独厚。看苏联电影《画家苏里柯夫》时，兄弟二人就高兴得谈了好久，还把那本精美画册《苏联博物馆》翻来覆去看，对比电影里的故事，非常有趣。这些潜移默化的熏陶，对音乐家和画家的成长和帮助都是巨大的。

一向沉默寡言的汤晓丹忍不住悄悄对我说，大儿子踏实肯干，小儿子音乐记忆力强，是多少亿人中才能出现的一个天才。我们都多个心眼，好好培养他们吧，将来兄弟



每天都带上红领巾去上学。